琴台客聚 潘國森

「蟑螂革命」善後

香港二零一九年（歲次己亥）夏天爆發的連串暴亂已持續兩個多月，很快就會超過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的七十九天紀錄。雖然暴亂仍未見有全面平息的跡象，但是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正邪的勝負已分。暴徒沒有能力推翻特區政府，更遑論強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主權！

「雨傘革命」以黃雨衣、黃雨傘、黃絲帶為號召；今回暴動則改以黑衣服為代表。筆者中學時期上美術課，知道不論是水彩或油彩，黃色顏料與黑色顏料混和在一起，結果會是棕色，其深淺度則視乎原來黃黑二色的比例。

如果要給這次暴動命名，筆者會說是「細路暴動」、「甲由革命」。「細路」是粵方言詞，泛指兒童到大約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就是「小孩」。「甲由」也是粵方言詞，即是蟑螂這種深棕色的害蟲。這兩個多月來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寧的無賴「小孩」，不正正是如蟑螂一般討厭嗎？為讓全中國以及海外華人都能理解，這回的動亂就可以命名為「小孩暴動」（Kid's Riot）和「蟑螂革命」（Cockroach Revolution）！「蟑螂」破壞香港各區公共設施時，都會以黑色T-shirt為戰衣，這上衣香港人稱為「笠衫」，全國一般稱為「短袖汗衣」。

現時香港平亂的工作，我們守法良民操心不來。在美國出盡吃奶力打壓中國發展的國際大氣候之下，我們只能明確表態支持「一國兩制」的國策，以及特區政府依法執政。自己和身邊的人如常生活，如此而已。

不過亂後的重建和善後，還是可以預早思量。

今年的亂局是五年前「雨傘革命」的死灰復燃，參加暴動的「小孩」比五年前更缺德、更無知和更暴戾。有這麼一大票道德崩壞的儇薄少年，可以理解為以下五個界別長期散播仇恨和製造無知的結果，分別是政商、學校、宗教、法律和傳媒五大範疇。他們當中不少人全力攻擊和抹黑警隊，務求摧毀香港的法治。

政商界除了反對派議員和幕後金主之外，還包括部分公職人員。公職人員是當今政制之下，支取公帑作為薪水的一群人。除公務員以外，還有各公營機構的僱員，這就包括了社工、醫管局聘用的醫護人員，以至機場和港鐵的員工等等。反對派要求警隊「政治中立」，卻煽動公職人員吃裡扒外！

學校界包括大中小學教員和學生。宗教界主要是香港部分基督宗教的傳教士和教民。法律界包括各級法官、大律師和律師等專業。傳媒界除了傳統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以外，近年多了不受任何香港法規或機關監管的網媒。分析了五界之後，眉目已清，不少人是跨界別的。近月香港人驚覺最肆無忌憚、而且無差別地咒罵警方的人，竟然以在教會學校任教的中學教員最為猖狂！他們可是身兼學校界和宗教界。

筆者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無法說出一個全面平息當前暴亂的確切時間。不過，有一點非常明顯，就是當暴徒都被繩之以法之後，香港守法良民仍然要與這五個界別入面支持甚或參與暴亂的頭面人物對話。尋求方法令他們停止散播仇恨、煽動暴亂和造謠作假的惡行！ **暴動的亂後重建（一）**

思旋天地 思旋

聯署發聲維護香港反暴力

擾攘了兩個多月的香港暴亂事件，至今不但未有解決平息的跡象，其實有人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和平示威，其後露出真身，暴力變本加厲，處處撩起火頭，阻塞交通、搞亂公共交通設施，甚至搗亂香港機場，令出入香港之旅客打亂算盤，香港旅遊中心之聲譽被大大破壞了。

平心而論，啲一啲，想一想，造成如此亂局的起因愈來愈清楚了。說不上因什麼什麼訴求，政府不回覆不對，警方暴力對待和平示威不對，甚至要特首下台問責等等，極盡破壞之能事。

初時有不少愛國愛港的朋友，以非常理性的態度分析，始終事件的起因，是有外國勢力、台灣等勢力以及香港反對派聯手造成的一齣鬧劇。目的是破壞「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繁榮安定。初時很多市民都不以為然，以為「唔係啩」，沉默的大多數不敢抱怨暴力行為的不當，唯有忍氣吞聲，不作反對之聲。然而，暴徒以邪當正，暴力愈搞愈多花樣，致令市民大感不妥。終於，龐大的沉默大多數發聲了，呼籲沉默的大多數聲援撥亂反正，以最鮮明力量發出強而有力的理性呼聲。呼籲家長、學校、老師勸止學生切勿參與違法活動，以免自毀前程。

其實，最令社會矚目的是，政界、工商界、學者等領域的「大孖沙」也終於具名發聲了。例如港區歷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等愛國愛港政界名人，聯署支持反對暴徒使用暴力，破壞社會秩序，破壞法治，侮辱警察等等違法行為。又例如商界五大家族，亦分別以自己的企業及具名公開登報表明愛國愛港愛法治的立場，與暴徒劃清界線，令各界人士特別是他們的Fans肅然起敬，增加了維護香港、維護社會秩序的信心。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上周三以後，自從法庭發出機場禁制令後，機場服務恢復秩序，而各區的搗亂行為似乎也減少了。想起農曆七月以來，不少街坊都不敢外出，好像怕在鬼節撞邪撞上鬼似的。

老實說，筆者是一名長者，在香港生活幾十年，第一次遇上如此肅條又胡鬧的日子。可以用「痛心疾首」來形容當下的心情。特別是對昔日香港熙來攘往、車水馬龍的繁華街景，更令人思潮起伏。正當大家眾說紛紜在猜誰是這場鬧劇的幕後黑手呢？殊不知有人卻自動浮出水面來。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高調干預香港這場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所謂和平示威而實際用極端暴力的行為，變質成為暴亂事件，更與中美貿易談判一事綑綁起來，竟要我們習近平主席以人道解決此事，實在荒謬至極。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美善童詩 愛的種子

我讚嘆黃慶雲的童詩，為親子特別推介她的詩歌集《從小搖籃到大世界》，內容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表達，吸引兒童閱讀，並可加深小朋友對文字學習的興趣，詩歌語言優美，常以淺語寫深意，畫面感十足，又充滿溫暖的情思，極具韻律美，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於天真的童趣，真切地表達了對美好事物的頌讚，為孩子撒下愛的種子。

這詩歌集插圖悅目，分「甜蜜的家庭」和「快樂的學校」兩輯，描寫兒童從家中小搖籃到上學讀書，面對世界的成長經歷、生活感受，內容包括兒童對大自然、四季的想像、對新知識的好奇和興趣、對家人和老師的關愛、對陌生人的友善（如「放學的途中」）等，兒歌感情真摯，文筆生動活潑，充滿幽默感，也很生活化，最能貼近香港小讀者的心，是進行情意教育的好素材呢！

如「搖籃」，字行裡蘊育千絲萬縷母愛，柔情綿綿，媽媽的手多麼祥和，真像是搖籃一樣，搖呀搖，不只能撫慰小寶寶安睡，連天際的星和雲也睡着了。又如「我會寫信了」，是為小鳥寫信給大樹，為蓓蕾寫信給太陽，這些童詩內蘊藏着一種母性的柔情，吟唱了兒童對身邊的自然、事物以及他們的生活、遊戲等，詩行語言、意境清新優美，能喚醒潛伏兒童心底最美的愛心，擴闊小讀者的視野，提升想像力和能滿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給予孩子勇氣和心靈的力量。

欣賞黃慶雲這富童趣的三十多篇詩歌，貼近生活，有着真實生活的基底，卻仍帶有幻想的色彩，文字鮮蹦活跳，她在創作時充分融入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用清新親切的語句來描寫，把兒童的冷暖、快樂，把兒童的喜怒哀樂傾注於筆端，生動流暢、自然而來，動人心弦。她寫出的每個字，總是一粒粒好種子，靜靜地儲存在孩子的精神倉庫裡！

她的詩歌賦予純真、善良、美好，愛和希望，滋潤孩子心靈，作品蘊含卓越的精神價值，如「洋紫荊頌」、「我的航天夢」等詩，默默融入中華民族文化情懷，藉詩歌可讓小讀者認識香港的市花是洋紫荊，而且有「路上的花不能採」的公民意識。

她用詩歌在兒童的成長路上種下了一顆顆想像力的種子，種子會在兒童的閱讀中破土而出，開出一朵朵燦爛的花。這是一本適合親子愛的小品，供世間有情的父母和孩子同來分享。

■黃慶雲的詩歌集。 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海鷗也有羞恥心

新聞報道，英國一家研究海鷗行為的組織發覺，在無人注視的情況下，海鷗都會大着膽子去偷吃人類的食物，假若牠被人盯着，就不會那麼猖狂。這是個很有趣的實驗，可見海鷗也如人類般有着羞恥之心。

研究人員發現，在海鷗群集的海邊，居民和遊客的食物，常在一個不留神下便被饞嘴的海鷗撲來極速啄食了，想追也追不回，哭笑不得，甚至不勝其煩。

實驗進行時，研究人員把一些麵包等食物放在桌上，然後故意別過頭去關注其他事物，這情況下食物很快便會被海鷗偷去。之後，研究人員又放下食物，這次他故意盯着飛下來並企圖行近的海鷗，一直注視着牠，只見有些海鷗會裝着左望右望，然後又行前幾步，若繼續直視着牠，有些會膽怯飛走，有些會猶豫一陣子才大着膽子前來啄食物，只有少數會不理會依舊迅速搶食。是海鷗也自知做壞事，感到羞愧？

■香港不斷有人提出為反蒙面法立例。 作者提供

很多時我們會要求做錯事的小朋友直視自己，因為做了不正確行為的人在心理上都害怕別人的目光，怕自己的眼睛會呈現腦中所想，透露了內心的秘密。

這令我想起鼠竊狗偷都愛在夜間出沒，因人家看不清他的面目。而有些人戴起口罩蒙了臉，便覺得無人知道自己是誰，於是便壯大了膽胡作非為，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犯法行為，遮掩得愈多，就像身份給隱藏得愈密，膽子便愈大，行事愈惡。有執法人員表示，有好些蒙着臉行為惡狠的暴徒，被逮捕口罩被扯開露出真面目的一刻，都會立即像被繳械般，從一隻兇殘正在廝殺的老虎，頓時化作了馴服了的羔羊！

這就是容貌附帶着羞恥之心和個人尊嚴，同時也存着個人的認知和理智。在西方一些國家很明白人性的這個弱點，實行蒙面犯法，香港就不斷有人提出要為反蒙面法立例，以減少暴徒罪行，政府當局實在要考慮。

百家廊 鍾倩

在世間萬物眼中，確認你的純良美麗

至今，想起女友雯雯的壯舉，我依然有些難以置信。一個多月前，她在小區門口撿到一隻流浪狗——金毛犬，髒兮兮，她生性膽小，尤其怕狗，看着她可憐巴巴的樣子，很是不忍。先是四處詢問，附近有丟狗的嗎，又在鄰居的幫助下，帶着牠挨家挨戶打聽，無果。最終，她收留了這隻狗，給牠起名「夏天」。

原本上班、加班連軸轉的苦逼生活，因了這條金毛犬的到來，給她增加了很多新項目。比如，洗澡。起初她怎麼也不敢下手，同事親自上門示範一次，她仍是沒有那個膽兒，不得不抱着牠去寵物醫院，幾次下來費用嚇人，她才逼着自己去做。在夏天身上，她完成一次又一次挑戰不可能。最惱人的還是遛狗，早起要趕班車，晚上回來又累得不願下樓，她說：「每當看到夏天期待的小眼神，什麼理由都沒有了，立馬拴繩子走人。」

一段時間下來，她竟喜歡上這隻小狗，產生惺惺相惜的感覺。有一次，夏天誤吃了雞骨頭，卡着喉嚨，送到寵物醫院，連着拍了兩張片子，醫生說沒有大事，她才鬆了口氣。她紅了眼圈，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夏天，整個晚上守着牠，沒有合眼。事後，她說，夏天改變了她很多，她從中學會了寬容，懂得了凡事感恩，世間萬物都值得愛與被愛，哪怕是一隻撿來的小狗，也有牠的尊貴和可愛，你怎麼對待牠，牠就會怎麼回報你。

雯雯的特殊經歷，使我想起有個鄰居。她常年身體不好，女兒在外省讀大學，丈夫上班後，家裡就剩下她自己。為此，養了一隻泰迪犬與她作伴。他們家住在五樓樓頂，每天清晨，丈夫帶着泰迪犬下樓，去外面溜一圈兒，他把牠送到樓下，拍拍牠的腦袋，說：「回家吧，乖！」說罷，泰迪犬搖搖尾巴，自己就爬樓回家，他呢，開車去上班，這已經成為一種默契。一晃眼，四、五年過去了，泰迪犬成為妻子不可分離的陪伴。然而，有一天，泰迪犬沒有回家，被人抱走了，妻子傷心欲絕，很久一段時間走不出來。好多人問道：「你們家小狗呢？」他欲言又止，最終，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送人了。」或許，抱走小狗的人並不懂得，他斬斷的是一段世間獨一無二的情誼。

台灣作家張曉風也有段特殊的經歷。五年前那個春天，她受邀去香港大學任駐校作家，兩個月後，返回台灣家中。一天，她正在給好友席慕蓉通話，突然中斷：「我們家發生一件怪事，簡直不可思議，我們住在鬧市，陽台上居然有鳥來做窩來抱蛋，天呢，我不能說下去了，我怕嚇到牠，我怕牠跑了不再回來了，那蛋蛋就完蛋了……」聽到這裡，席慕蓉回答道：「好吧，我看我們就先掛斷電話吧，小鳥的命要緊。」原來，是一隻斑鳩停駐在她家陽台頂部的水平網上，牠銜來草莖結窩。在她眼中，這是天大的奇事加幸事，也跟着忙碌起來。先準備一個大缽，放滿土，種下綠藤，搭好玻璃罩，又親自找店家編了供綠藤攀爬的大網；然後澆水，在六樓的外牆上製造出一小片綠雲，以更好地呼鳥邀蔭。就在她掐着日子等待小鳥孵化的時候，意外地隱約聽到三隻小鳥的叫聲，不禁一陣大喜。後來，她給另外一個朋友說：「這對斑鳩在七月初、九月底和十二月，又分別來家坐窩生蛋。」朋友笑道：「你怎麼知道這三次來的鳥都是那一對呢？」她覺得看牠們夷然的小眼神，應該是故人。後來，她把這場經歷寫進書中，「不管牠們是一家斑鳩，還是三四家斑鳩，牠們的哺育劬勞，都令我動容。牠們能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繩網上，鋪起二十五乘二十五公分的產褥，然後日日夜夜輪番護巢養子，我都視為一線天啟。他年他月，斑鳩或再來，或不來，我都知道我所剩餘的脈溫該如何投擲。」

看到這段話，我無不動容。一對斑鳩把她家的陽台當做產房或育嬰室，她竟鞍前馬後悉心守護，守護的不只是一次鳥兒孵蛋，更多的是世間萬物的種種有情。在斑鳩可愛又溫暖的小眼神中，我們確認她的純良和美麗。

正如女作家周曉楓所說：「我們可以利用高科技輕易找到大洋彼岸的人同聊，卻不能辨識家門口的植物，也無法安慰求乞着的小動物，而是被自己的想像一再驚嚇。」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與大洋彼岸的網友聊天、視頻對話，但是，很少能夠專注留心身邊的一人一物，更別說動情與無私傾注了。這樣下去，長此以往，極易患上冷漠症，疏遠他者之餘，也會不經意間掐滅內心的橘紅色小火苗，對生活失去起碼的熱忱。因為，萬事萬物皆有情，難得的是感同身受、休戚與共的心。在眾生眉宇間去指認，在人間細微處去體會，就會收穫不一樣的感受，擁有更美好的遇見。

網人網事 狸美美

AI靜悄悄

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AI）時代，於無聲處，一樁又一樁的好事和壞事正在我們身邊靜悄悄地發生着。本文，主要講件好事。

人工智能是這些年的熱詞，但其實它誕生於1956年，至今已年逾花甲，但明顯在人類心中，它還是個「七八點鐘的太陽」。比如，在業界享有相當地位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從2001年起每年都會選出「當年十大突破性技術」，該榜單在全球科技領域舉足輕重。今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邀請了比爾蓋茨作為客座評選人，而蓋茨眼中的「2019十大突破性技術」中，人工智能類豪佔兩席。無論是能操縱細小物件的靈巧機器人，還是可以和你流利聊天的AI助手，這個人類製造出來的機器，正在愈來愈聰明地自我學習和成長。

聚焦到內地。愈來愈聰明的AI正在給至少數千個家庭重新帶來希望。失蹤兒童，是一個家庭最大的夢魘，一個國家最痛的傷口。中國失蹤兒童的具體數量目前尚不得知，網絡一度熱傳每年高達20萬人，但並沒有準確信源。目前唯一來自官方的數據是2016年至2018年間，公安部兒童走失信息緊急發佈平台共發佈了3,053名兒童失蹤信息。曾幾何時，那些不幸的孩子牽動着多少人含淚的目光；特別是他（她）們的父母，在一次又一次的苦苦尋覓中，在萬水千山，在大街小巷，他（她）們眼淚哭乾，他（她）們無可奈何。每當這時候，我們當然希望他（們）天遂人願，破鏡重圓，可怎麼才能願望成真，甚至怎麼才能事半功倍、「踏破鐵鞋無覓處」呢？

要感謝AI。據一家西班牙網站最近針對尋找中國失蹤兒童的報道：「中國政府和一些企業相信，技術手段可以成為扭轉這種局面的關鍵。具體來說，人臉識別系統已經成為找到失蹤兒童的最有效工具。」

是的，的確如此。據權威部門發佈，內地自2017年推出採用人臉識別技術的尋人平台後，僅在沿海省份就幫助相關父母總共找到了1,000多名失蹤兒童。

又悉，內地的「百度AI尋人」啟動至今，已經幫助超過6,700個走失者與家庭重新團聚。百度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最近說，利用這套系統，家屬只要上傳一張照片，就能完成與政府救助系統內人員信息的比對。而最讓人激動又驚心的是，面對成長迅速、樣貌恨不得一天一個樣的成長期兒童，哪怕是根據一張多年前的照片，現在的AI人臉識別也已經能聰明到快速辨認出失蹤者現在的樣子，這正是人工智能高速自我學習的成果和驚人之處。

李彥宏還透露，從「百度AI尋人」啟動至今，用戶發起的照片比對已經超過20萬次。而且，目前這套系統的站內人臉識別功能很快會覆蓋民政部管轄的1,600家救助站，還計劃接入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佈平台等更多機構，為更多的人和家庭提供幫助。

AI靜悄悄，靜悄悄地參與着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信而有征 劉征

手機與大眾攝影

自打手機有了拍照功能，膠片攝影就徹底成為少數人的藝術。在這個叫做攝影的小圈子裡，照片是由構圖、光圈和景深構成的，器材的好壞對它來說至關重要。至於拍攝的內容，「哦，你怎麼問我這個？」這是攝影圈的邏輯，攝影本身不是重點，如何表達攝影者的高超技藝才是重點。

但大眾不同，他們關注內容勝於形式。所以手機攝影最好，既方便，成像又快。每次拍照，只要拿起手機，找好角度，再給一個大大的笑容就夠了。這些照片內容有時是些景致，但更多的時候，是對個人生活的記錄，就好像記錄生活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為了滿足這種本能，一個角度還得反反覆覆拍上許多張照片才過癮。

拍完照片，挑一張最好的發到社交平台，或者傳給朋友，告訴他們自己的位置，正在幹什麼，並等待着他們的評價和回覆。然後，自己再回覆。

這是日常拍照的一個完整閉環，熱潮會持續好幾個小時。而且，每發佈一組新的照片，這種閉環就重啟一次，直至發佈者發現自己所拍之物無人問津為止。所以這種攝影是純社交性的，關注的人愈多，發照片的人就愈開心。反之，就興趣索然，甚至乾脆連拍的欲望都沒了。

當然，偶爾在某個無法入眠的夜，發照者會忽然懷舊起來。躺在床上，一張張翻着社交平台上自己曾經貼上去的照片。他已經做好了被拉回記憶的準備，並期待着一場傷感而富於詩意的情緒的到來。

但沒想到，非但預想當中的懷舊沒來，這些照片還差點顛覆了自己的記憶，讓他對以往的生活產生了懷疑。這是我記憶裡那個恣意美好的青春嗎？怎麼這些照片的像素這麼差？照片中的自己看起來這麼蠢？於是美好青春就此毀掉，毀壞在修復記憶的細節裡。所以，要說手機攝影是交流性的，沒錯。但從骨子裡來說，它始終還是記錄性的。畢竟在拍攝之初，或許攝影體現的是攝影者交流的意圖，及至成像，就變成了一種生活的證據。通過照片中的衣服，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經濟狀況。通過姿勢和表情，可以看到那個青澀少年。不過這個青澀是伴隨着侷促和土氣的，而非被我們記憶修復的一種抽象的單純的美好。

所以多拍照片是好的，拍得愈多，照片成為全部生活寫照的可能性愈大。儘管在多數時候，我們會為了發佈而拍照，並在發照時精心挑選，但這並不影響日常照片的真實。說起反戲劇性，至今還沒有比日常更高招的存在，即便是最追求真實的狄德羅主義作品也不例外。儘管這種藝術聲稱他們誓要真實再現人物不被打擾的最自然狀態。

曾經在膠片時代有一批先鋒攝影師踐行過狄德羅主義。比如在1938-41年，美國現代主義攝影師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在紐約地鐵上用隱藏的攝像機拍攝大量的「地鐵肖像」。這些人在被拍時毫不知情，因此，他們的表情是最私人的。攝影師認為這種真實最美。現在，這種還原真實的意圖被大眾手機攝影時代以事無鉅細的記錄方式所代替，使一種藝術理想落地到現實。也許不那麼純粹，但細節、意圖和內容的全面加在一起不是更加生動，並帶有可討論的變化嗎？